

真山前集

卷之六



人前集

漢陽李文孫先生著

真山人集

此心堂藏板

序

文人心力能不敝古今者
惟此數寸之書而已子雲
之後乃有桓譚歐陽永叔
從易代師法昌黎人之覃



思果極天淵無謂後世無
相知定吾文者而所恃以
至於千百世使得見之則
後先一綫係斯文絕續之
寄其幾至危而其責至重

苟非當吾世而急爲護惜
以存永遠亦曷由使奇文
不至湮沒乎亡友李過廬
先生生漢陽世族本其家
學蚤達魏科作爲詩古文

詞高出漢宋龍門跌宕之
才少陵沉鬱之致過廬若
兼優而並極之妙有神工
不關揣籥其爲必傳無疑
而予與定交最久猶憶過

廬較書天祿時予兩人風
期雅合丙夜燃藜罷朝退
食相與接席連鑣風雨無
間一旦過廬出爲監牧不
勝離索之感及復入職卿

屋
三
寺而劒合益深每與上下
古今抵掌成敗得失之故
知其胸中之所蘊蓄崢嶸
無際誦一鴻文諷一佳詠
如見其讀破萬卷而出者

此其詣力所至豈偶然也
哉後予撫山左甲辰之秋
過廬乞假還里來歷下所
爲文益奇著作愈富泰岱
之高渤海之大且深予兩

人
就
菊
命
酒
反
復
留
連
實
欣
賞
寄
之
已
顧
以
過
廬
壯
季
智
慧
英
往
廢
千
人
振
纓
秉
綬
之
流
曷
足
當
其
鋒
鏘
爲
過
廬
期
上
者
師
表

朝
廷
次
亦
膏
流
四
塞
旦
夕
大

竟
厥
施
勒
之
景
鐘
而
無
斁
詎
非
鴻
儒
大
用
區
區
翰
墨
爲
勲
績
需
之
功
成
投
老
日
哀
集
生
平
以
榮
名
身
後
固

未爲晚也以故都不復爲
過廬措意故其雄詞鉅筆
大半皆星散人間乃未幾
而過廬遂赴玉樓之召矣
雅章浮軼嘆息彌襟所幸

嗣公仁熟能紹先人之絕
業收合過廬生平遺文什
一自書序雜體諸篇及古
詩近體若干首共爲一集
不憚走數千里過予予旣

唐虞
不禁人琴之感而猶深有
文在之欣因反覆誦之有
予所經目者有予所未見
者而大約所稱高出漢宋
則前後無異也過廬產三

楚楚由屈宋至今以騷音
雄振詞壇後先倡道遂成
風氣故其情多幽憂憤激
騁爲瑰譎宕往之辭雖以
洛陽之才淮南之博非生

於斯土者感其風聲猶不
能不溺於其中況斯事靡
靡之日乎而過廬獨能不
倚於流俗毅然以古先聖
賢之學自持其爲文務求

合於潔淨精微俊偉光明
之旨卽詩關風雅易近怨
思者亦必原本忠厚於憂
君愛國之間三致意焉豈
復輦悅其詞苟爲炳炳烺

周序八
煇者乎則是集固非過廬
之詩古文而過廬藹如仁
義之言也予不忍湮沒亡
友之遺文急爲梓之白門
詎敢曰表章予責乎亦以

過廬之文章自足以千百
世而莫之夭閼予聊爲驛
騎焉耳自今以往千百世
下誦過廬是編者猶儼然
想見過廬之劒佩鬚眉而

勃然興感也矧同時託契
友生者乎則謂今日猶與
過廬友可也

康熙七年歲次戊申蒲月

三韓周有德彞初氏撰

於白下舟次



序

余少學為文辭二十季來其所
撰詩文或自選刻或選自坊間
亂離以後已不可復問近逃真
山下憂患之情亦多於文辭見
之子姪門人輩偶有從敗紙中

拾余舊作者余合而觀之抑何
其思深而寡合戚戚然若有所
不解於中而觸物以生也嗟乎
天地萬物何有不盡而況於人
忠臣孝子節婦義士勞人騷客
以至方術隱逸之流何者不同

趨於盡而況於區區之文星家
每過余謂余年祇七十三四余
因笑曰果若此浮生正過半凡
余所作當為前集從此俱以後
集題之可也後之論世者亦可
以察所遇之不同矣真山人李

昌祚文孫父自題



凡例

先大夫家世真山集以是名今茲遺稿授梓悉仍其舊遵前志也

原稿有前後二集其前集則乙酉以上之作後集則入仕以來所著述也今雖合刻猶存前後以寓紀年之意

前集經兵燹之後散佚略盡存者頗少後集已刻者十不一二十餘年來先大夫著作益富藁或隨手擲去亦不甚惜今所刻皆必果趨庭時手錄搜輯未

盡嗣刻遺編

館閣諸篇舊有金門試草一刻今俱附于後集但列館試閣試于下不欲緒目繁多以便觀覽

先大夫素不爲人作諛墓之文集中所載寥寥至辭賦一道所好不存卽向作策三十首亦因讀王文成與童克剛書盡火棄之惟古樂府體先大夫獨得其傳曾有專集爲一先輩携去今不可得必果于他所偶獲數章附詩集之末以見一班先大夫排律絕句舊爲一卷藏板零落遂成斷簡無

從補輯是編缺如亦一憾也

先大夫制義久爲海內諸名賢賞識雅不欲以此擅場曩亦刻入集中嗣後盡爲芟削必果僅于房選諸部內集其見存者若干首鄉會墨附之別爲專藁不載茲編

先大夫工于書法尺牘及諸題跋不媿古人同人多什襲之然揮毫落紙皆不起草必果從友人處漸次蒐羅倘海內諸君子有存篋衍者尚煩郵寄俾得嗣付剞劂以成全集

男必果百拜謹識

真山人前集第一卷目錄

五言古

效元次山春陵行卽用元韻

分得君王若歲時

譚八擬陶別五年所時在潛去汚一日不得晤

賦此寄懷

訟過

廉將軍頗碑

除夕同琴塘飲和投宿丁素石宅上二首

七言古

過陳紹丘飲見徐文長墨畫

峩山師招同五鐘小有旡子雲田飲命賦

鄰人行

告勞

有引

後趙石勒墓

豫國士讓橋

韓淮陰信講兵法處

漢帝光武滹沱河

劉處士伶碑

燕太子丹里

致家書四首

學使劬菴先生前來巡方日上書獨辟舉予復

至楚相對加綿惻焉及同寓燕無日不飲我

酒因憶山谷破除萬事一語每不覺陶然而

醉作長歌行

五言律

山居二首

同奚蒼霖公祖泊西塞山西崑雲田瑟如率雲
農奕僧數人勇登極高處予步其後獨蒼霖
不至

過潯江投郭价卿權使

赴某令之難至新城因晤涂子期子期且爲予

占遂勸東行

畱別吳次尾侯朝宗二子

與黃四赤子金陵分手忽忽六年矣聞舟來漢
口作詩招之

百史陳公再致書雪航吳公速予公車

王三微夫范大仁夫戴二望廬秦四扶霞王大
涓來別余有詩至廣水始得步韻寄答

人日確山草店黃大理中鄒三爾圭馬五穉若
來予從敬渝知有黃子久矣鄒馬二子屬同
年乃俱得晤亦一遇也

保定先寄萬咸兄有作

與類錫握手郊外欲晤王大君翔不得

范三求先集飲

送姚顗孺南還顗孺家蕪陰爲今之奕秋來楚
不爲窮約所動余雖不心好其技識其人矣
表弟杜三同舅氏去依韻別之

七言律

感事

別方二直之

旅雨懷秦中劉五北夢

將之盱過飲文水溪堂劉敬叔索贈限林字

無題

挽家生芝

野詠二首

過扶霞睡心草堂

舟中與朱三菊廬縱譚刻燭限韻時同飲者程

鮮民辜之純甘奕僧暨予五人

王大涓來過漢城走詩念予依韻答之

十月初三日晤涓來于城寺與陳三小有熊太

次侯朱三菊廬家萬咸兄限韻

登九真第一峰同范大仁夫戴二望廬朱三菊

廬秦四扶霞家叔青城弟介孫翼孫暨石淙
之純唯一奕僧共十三人少弟昌黎兒必果
與焉分正韻得麟字

同仁夫菊廬鮮民飲扶霞處憶涓來將至分韻
得棠字

湖上憶菊廬扶霞二子依正韻作初月夜集
督侍兒分種垂柳

初雪匹馬訪朱三秦四

高星垣侍郎爲大父同年友走書卜居山中講

以答之

吳直指雪航走使來真山見名同王學使天錫
飲席間賦謝

同王季豹陳小有魏賞延宋又素諸子飲直指
署中聽雨遲王涓來未至

五日集黃四赤子易五琴塘范大仁夫戴二望
廬宋二又素三弟翼孫同妓澹霞宴集望廬
倡題索和

學使天錫王公問予公車并道太宰百史陳公

見待意切詩以謝之

同年易琴塘門兄李飲和內弟偕行

北徑元日

武勝關遲同年丁大素石湯大侯菴夏三鐵雲

未至畱詩壁間

念魏大賞延病并檀山仙潛兩王子後來

許昌道中感雪

曉起過黃河書所見

投座師北海孫夫子二首

劉念衡先生招飲卽用前韻

投百史陳公太宰二首

夜集四弟汶阜齋中同劉三文脊步夏人淑見

訪韻卽寄振叔

壽漢川明府冀渭公年兄

歸赴季弟念孫飲萬咸卽席限功字

內弟李房季以臘十三日婚廿三日二十初度

志賀

送陳三小有之任高涼偶簡正韻卽席爲別

草店示飲和

夜坐步劍南韻

春日雨中同五弟杯湖過王三竹谿草堂分得

鵬字

和韻送樊八舅氏歸舅氏會官淮安司理

雨中憶弟杯湖北行

六弟宣止北上寄四兄萬咸五弟杯湖

喜僧墨林遠訪僧即故人沈延陵子也因贈

和王大涓來見懷韻答之

臨行走筆別劉內文

宿槁木菴中

答徐子九明府

房師孫澹如夫子死難以來每思築場不果頃

其孫以和遠訪山中賦此志感

況雨二首

有引

樂府

臨高臺

戰城南

東門行

西門行

秋風

釣竿

雞鳴

真山人前集第二卷目錄

書

與易曦侯書

寄黃赤子書

上張靜涵先生書

侯座師孫北海夫子書

序

嘉靖四大家文選序

史景序

謝應侯夕嵐草合刻序

璩其翼制義序

熊鍾陵臨場稿序

范李二子合刻序

王天錫詩序

王涓來詩序

感言序

賀王天錫移任東越憲副序

壽王天錫學使序

壽彭太君史夫人六十序

真山人前集

卷之一

漢陽李昌祚劔浦著

男

必果孫咸有輯
必蟠西有輯

五言古

效元次山春陵行卽用元韻

世晚如遊艇安危風所司中流益雷雨高楫胡可施
我撫遭亂人省此自生悲村烟百里斷鬼輪號已疲
白水不可活鬻兒厭兒羸嗷嗷苦難支棲寒向樹皮
野戍驚猿哭行歌步步遲吏者王之使王者民之之
寧莫哀喪離忍以國賦追但呼庚與癸遂刻徵稅期

真山小集 卷之一
高官方速獄小臣臯應隨其如家室散求辦乏其資
碩鼠動永號阿讎傷無知待罪非吾甘安人古訓遺
靜退冀敵憐姑息學母慈不然爲賊續胡用讀書爲
曲行天子意官情唯淡持昔上流民圖鄭俠將畏誰
欽哉獲我心毋云不可移軒冕一塵埃又何憂矯時
或者愛君心忠君當無虧豈不願江湖奚爲百姓辭

分得君王若歲時

山以雲作衣湖以月作眉雲月繫之天湖山顏色移
葡萄花影露徐徐向牆籬

譚八擬陶別五年所時在潛去汚一日不得晤
賦此寄懷并索友夏服膺兩兄遺集卽緘友
夏甲戌作余文序編入新刻

香滿空潭月飛觴送舊遊何如山川在妒子怨多秋
我來喜日近行行路轉修夢蝶搖清幌啼鶯喚寶榴
傷心誠後死冤逋伴亭郵一家增氣勢四海供蘋羞
曹檜雖慚弱乃以刪爲留江風吹月落琴影帶霜收
訟過

憂心不可殫驅車事事差小亂不出走大亂未歸家

鄉人趨鄉土異鄉捍牧圉豈曰狎兵戈八口弗能舉
人生敗大節幾不爲兒女粧臺誠厭物裘馬只樽俎
君子耻全軀寧肯不義死在淵與在田所貴唯自揆
經險失童蒙讀書勝年紀荆榛鞠於道敬慎當自始
廉將軍頗碑

將相功成日一代拜同心趙攝大國間信平君所任
相如引車去趙奢解闕與肉袒亦自耐何以怒樂乘
故客有聚散老退古所矜上馬徒眦睚相逢是郭開
君恩固浩蕩曾自大梁來從此望壽春趙人安在哉

除夕同琴塘飲和投宿同年丁素石宅上

洲村盡肅夜改歲斷遊人我行何沖沖攜手遠問津
隴上犢未老杯中酒未醇衣帶吹相向纏綿如有因
老嫗迎笑語疑是舊東鄰解我歎息意隔水喚漁綸
引入青溪路門庭已斷斷

又

豈必廢絲竹長嘯聲未絕高燭照幽人烟影趨蠓蟻
螫膾踰夙戒子弟禮成列有君敢辭歡側足夢懷切
梅花不須約白髮不須折大顛不須醉舊曆不須閱

七言古

過陳紹丘飲見徐文長墨畫

寒氣何來在眼中風雨於澹筆於濃蒼梧帝子愁南
浦絕壑揚波驚遠鴻高山鼓瑟思獨往美人天末渺
難逢孤懷凌秋奪春媚翠色松濤兩兩籠誰供盤餐
笋似玉應裁紈扇籜龍工擬從雲杪招羣鶴青枝葯
葯妒高桐清光照人顏色老三日烟霞卧不窮

我山師招同五鐘小有號子雲田飲卽席命賦

走筆和五鐘韻

晤聚中庭友共師春燈疎影觴行遲天空四照下松
枝頃刻蒼烟青離離長嘯如雷心如雪劍氣飛光寒
星潔桐花起鳳竹成龍如上陵風臺坐列

鄰人行

長安城東鞠茂草青紫交橫滿周道日暮烟生天地
寒勁風激烈秋如掃豪華公子好禽獸左右侍兒皆
短袖結舍塗丹適飛奴嗔言鸚鵡尚文繡須臾請追
心所歡縱轡長揚之于符爭看衣裳稱楚楚放馬歸
來聲如吼芙蓉橋上怨歌人翡翠樓頭弄簫嬪左擁

梁肉右踞樽夜郎其王我其臣鼎鼎胸氣不可止一
日一見一日喜吁嗟人生如流駛相逢相悲老而已
告勞 有引

此再告也謗言歲一至不敢安居作此寄惠
連赤子文春菊廬恤我勞者自不獨四子也
江左有奇樹風雷莫敢折羣鳥繞其枝哀鳴海水裂
巢下鷗鷖生彈淚託百舌爲我拾鍛羽爲我致永訣
觸處禍患生非君不可說豈知百舌口懸河翻令羣
鳥苦難多朝不飽一勺暮復傷如何螻螳戰落日弋

人張網羅老鳥生有八九子八九子各自飛止中有
咽咽來者誰去年曾共遭弓矢未能盡反哺豈得掉
不顧取子子無言毀室八九子無故吁嗟兮東西南
北安足辭但嘆孤身何時住

後趙石勒墓

天地大何所不容來長嘯出東門誤天下蒼生者夷
甫哉二劉之間自裴回

豫國士讓橋

嗟哉人生重報施君臣之間亦已危英雄傷心事不

成至死唯存擊衣名驕恣自是亡國人委質當初義
不明轅門入告志念深輔氏猶能守祀陰智伯何如
寵禮繁義士賢人襄子言國士今已歸襄子智伯依
然衆人耳大節果爭難易否不差其妻羞其友近幸
之謀振如茲前人棄卽後人取

韓淮陰信講兵法處

草青青水湯湯功臣之塚纍道旁
道旁小兒呼韓信固是當年大將
員戰驅市人法不泥輪遇黃石
贏進履指顧作雲氣作雨昔爲
英雄今爲豎時至不取中

情憇屠中少年真知己羽不用君善全君
烏江義斷大恩人有德不卒賜百錢
洒上南昌兩猶然丈夫生繫兒女
緹后會平爲亭長妻噲等仍無桐
栢宮死當速朽是蒯通果使瑯琊
王業決長樂鐘鳴汝之轍前人悲
後人騃微子之力不及此

漢帝光武滹沱河

如何如何勢已去舉事徒看尺寸
寓故智驕心與敗氣我縱有衆不
可據夏書一仲康商頌兩武王僉
曰責君復好君唐肅宋高謨後人
日薄虞淵何處取戈

揮在手不能言誰爲滹沱河水堅今日褰裳石濺濺
自是發兵捕不道臨大敵勇神所勞春陵子弟女足
藉其臣不敢忘稼穡更始將軍銅馬帝乃祖鴻門正
此際亭長王孫兩蕭然首出中興當一例

劉處士伶碑

雒城北地雙鵝出蒼者白者爭相逐林下深藏去陳
言命辟還除三語椽那知世人能容濁偏可容吾沈
糟粕君不見潁川公子勝才辯廣陵散絕稽山邈又
不見老嫗生兒目光射牛背一世龍門排牆悔願不

獨醒但獨清紛紛高下已相累以酒爲名名無忤人
禪之句亦鄙穢其妻涕諫復具滌摺紳先生大笑劇
不著文辭太逢迎眼自青青胸自白聊爲一頌答生
平五君黜二不黜伶馬蹄何事鹿車狎吾好隨君長
荷鍤

燕太子丹里

於戲燕爲有周之藩封黃金臺築走英雄謀國耻嫌
疑身講師事隗始之可憐太子矜前規志存宗社人
不知質於趙生於趙小忿何足論曾與其君共年少

蜂準豺聲形已成知人豈下一尉繚不能須臾非不
忍太傅計是舊合親先以內亂君臣猜西約南連北
購來大將愛死豈愛頭先生不言意已周曹沫之事
果難再二子閹人亦已大傷心王喜斲如雷易水賓
客汝不在成敗一以聽太子衍水何爲徒自殺解我
肢體食餒虎安得遼東爲樂土於戲太子無憾矣不
中中銅柱不中筑空眊自屬生平感大義博浪沙中
爲誰使二十六年刻隕石平陰遮壁祖龍死舞陽燕
之輕薄兒天下衆人皆國士

致家書

十日展轉復何言忽忽流光年已二好山好水何曾
問倦眼看人三十四人子人孫尚如此堂上童顏天
之賜我祖辭官十五年無故從未離興寐當初計偕
到淮陽感事前途袍幘棄昨朝羽檄郡縣下多病不
得貪家食不得家食奚足怨八十膝下誰爲戲不見
我父聊見我於今我又經春出

又

含凄不堪回數盡歷歲風霜母與子父沒鬱鬱那得

知母子吞聲慙不起翻覆稱手不稱心冷暖從人動
十指東隅藐孤亦堪憐叩門之憂外人耳譙羽脩尾
情何急聊比篳篥自霍里母不尤怨禍自弭兒去兒
去失相倚中夜驚呼同侶笑有涕不敢向西灑

又

我車未出心頻頻杼軸中道憂轉增數椽茅屋葺不
得數畝新畬耕不勝亞旅疆以我其一伯兮叔兮自
稜稜西家禴祭角吹來冬有旨蓄春有冰小兒年少
不足尤寄語諸季未可仍向聞古之得道者能安能

危貧亦能此意舉告非今日驛店風霜知未曾

又

妻子何曾累人來得失誰不繇我作致身雲表同不
賤能爲逍遙俯無怍丈夫逐時好浮名福室後至禍
先虐顛倒人情看爛熟好還天道無定格人生百年
等秋露有志肯自甘閨閣於今蚤夜趁人忙幾事能
不差帷幕分付漁樵莫浪看九十春光一花落欲語
朋儕恐重疑慙勤遠爲門內約

學使劬菴先生前來巡方日上書獨辟舉予復

至楚相對加綿惻焉及同寓燕無日不飲我
酒因憶山谷破除萬事一語每不覺陶然而
醉作長歌行

天地大道橫無際世事茫茫如秋草文章結習除不
窮逢人爭許計懷抱男兒生不能射虎逐鹿南山下
又不能幽栖服氣與葛洪王子喬先後入海島終年
鬱志嘆孤蓬縱有淚聲同瞽聾不如登臺唱琵琶昏
昏長夜學無功上不足七貴之勞七貴笑我自醜醜
下不觸朋儕之辱舉座同飽柏與糟依依故人前傾

心侍几筵欲眠不爲倨屣舞不爲顛墨汁淋漓不知
非轉眼寒鴉住夕暉百歲曾稱幾知己況是間關三
千里福命豈必盡榮華我思古人聊復爾

五言律

山居

謝客成今日桐陰綠到亭農蓑千葉雨樵笛一山青
設榻延秋夢畱花待晚醺不知家計落簷瓦任飄零

又

落葉千羣下蓬門今有人亂峰如野馬怒雨欲奔塵

愛竹投新句漑瓜事遠晨詎予才未達鹿性許相鄰
同奚蒼霖公祖泊西塞山西崑雲田瑟如率雲
農奕僧數人勇登極高處予步其後獨蒼霖
不至

茫茫雲樹失不改一峰青數過波驚雁還看堤滿鷹
羣情足海嶽予美寄榛苓感我無窮事歸勞長者聽

過潯江投郭价卿權使

荊州人與
大父同藉

匡廬今不改稱意此荊州險設先皇定關譏古道留
我來慙四隱君昔重三游豈畏春衫濕江嵐二月收

赴某令之難至新城因晤涂子期子期且爲予

占遂勸東行

輕信驅車去胥能官不堪尾生空問水漂母正非男

底事愁心滿相看良友三

爲仲光
額公

委心揆太執吾道

應東南

畱別吳次尾侯朝宗二子

寤寐十年久而今同道南漫勞星聚五況屬野分三
造物若爲惜吾徒自不堪行行搖劍影無語負龍潭
與黃四赤子金陵分手忽忽六年矣聞舟來漢

口作詩招之

十日遲江上思君路未然但畱寸草在不記六年前
馬失金陵客樓空鐵笛仙相逢何處是落日滿歸船

又

西歸何所見知子不徒然行路冰堅後託心花發前
買山畱拱揖祈死向神仙微我秫粃失白雲自有船
百史陳公再致書雪航吳公速予公車

未成碧海志敢負遠來迎知是悲歌地幾堪車馬聲
毋停衣綫看情與曉寒爭爲謝青驄使關心我獨征

王三微夫范大仁夫戴二望廬秦四扶霞王大
涓來別余有詩至廣水始得步韻寄答

寧必傷離別交成問志時安危吾道在出處寸心知
莫以窮通異相期過失規此行歸計早不敢負追隨
人日確山草店黃大理中鄒三爾圭馬五穉若
來予從敬淪知有黃子久矣鄒馬二子屬同
年乃俱得晤亦一遇也

大車小車來同是別離人行路旣如此入門但欲親
予懷者數子況喜復芳辰坐語移終夜徬徨風雨身

保定先寄萬咸兄有作

黃塵吹夜雨十日不成詩聞說行將盡難堪病已絲
投杯驚聽雁遇獵強觀騎自嘆鄉關遠知兄獨我思
與類錫握手郊外欲語王大君翔不得

自笑江湖老公車備一員同行趨落日獨意念停雲
丹雉三人合青芻萬里分浮生徒聚散悵望復何云

范三求先集飲

八年音問遠子意薄高軒亂世鄉評賤佛門游戲尊

金臺新作客角里舊時村

求先寄寓姑蘇

日暮天涯外浮觴

有弟昆

送姚顗孺南還顗孺家蕪陰爲今之奕秋來楚

不爲窮約所動余雖不心好其技識其人矣

將欲成君志輕從亂後遊三春行路失十日草堂畱
絕技隨同好虛懷我獨收江村迎暮鼓歌發漫乘舟
表弟杜三同舅氏去依韻別之

深山不可卽何敢厭逢人誰共千秋約君懷四世因

金壘通風志玉鏡待東鄰

舅氏囑予爲杜三求婚漢上

小艇夕陽

發芙蓉看欲親

七言律

感事

不堪共逐豪華日著此多愁未老身夢哭驚風殘五
夜譏讒雜雨亂三春故宮月白徒調馬舊沼荷青亦
厭人所怪我心如敗帚年年顛顚辱花神

別方二直之

停雲夢遶浮山南一揖歡然見盍簪驃騎如君何第
五龍眠媿我李稱三待春燕燕經秋老失雨魚魚向
露湛憂憤未隨楓影下漫言沽酒別能堪

旅雨懷秦中劉五北夢

燈前樽酒但相親城有啼鳥野有燐國是渾如春雨
變家書莫寄雁行頻得弓何日難忘楚愛弟無人自
獨秦漏盡客心三尺水寒鋒欲上白璘璘

將之盱過飲文水溪堂劉敬叔索贈限林字

乘舟將去漫相尋花似伊人千尺深引雨前谿看剪
韭流雲暮樹聽鳴禽青田壺飲烏孫核綠野堂開白

水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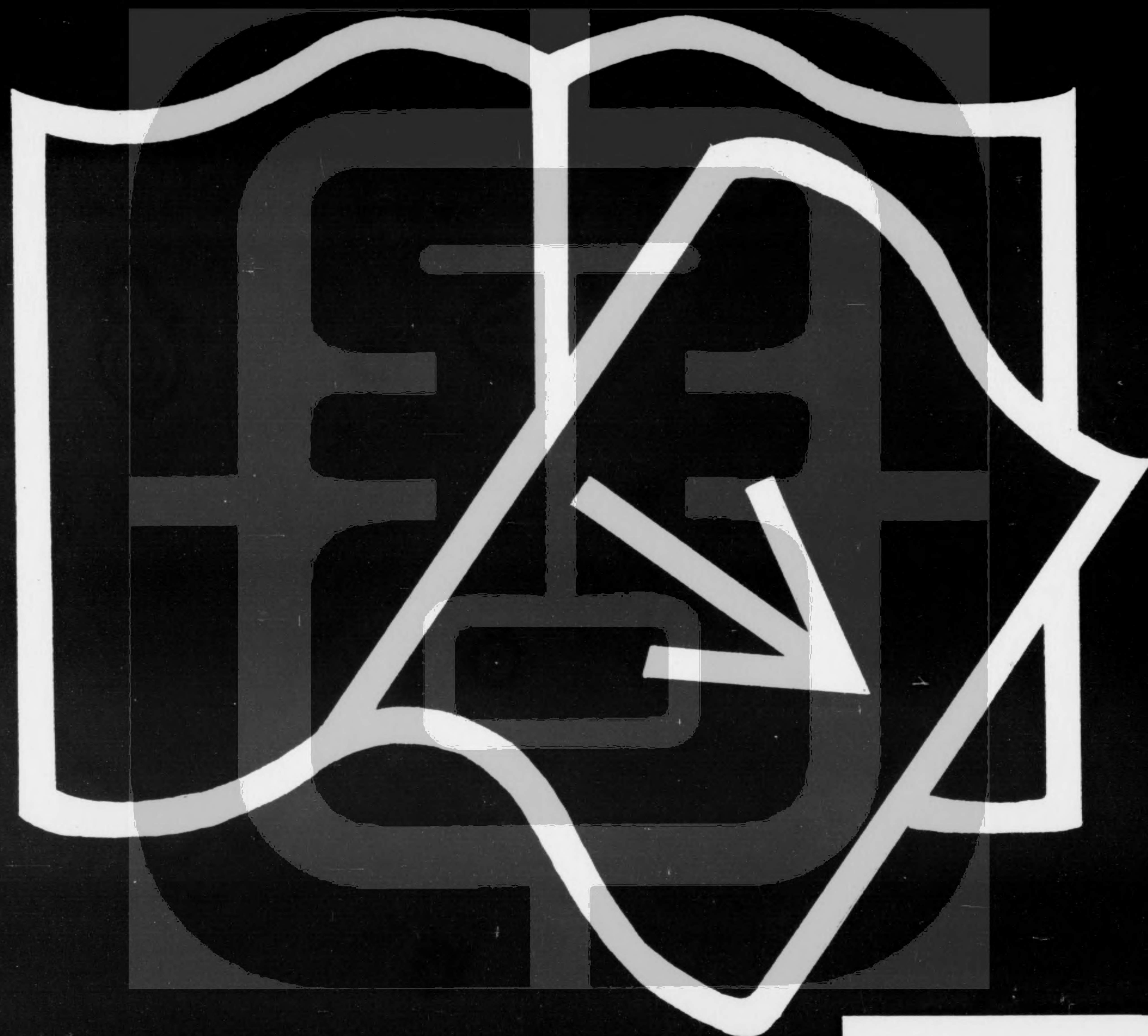
敬叔爲余言乃祖文簡公一生清節居

兄弟於

且不蔽風雨余曰似此過晉國公矣

君真莫比豈堪把臂問山林

乃弟文
饒同坐



原件短缺

P15

無題

百日日山新城山名坐一茵到門啼鳥許相親人貧磊落

晴無故詩滿安恬風有因仕止公然世棄我嘯歌樂
且義同民好謀徒負長言在謝客於今只采薪

挽家生芝

江上牽衣子一船重遷羅禍自膏煎黃公飲酒壚還
在元伯垂纓樞不前亂後輕身彊媚虎悟來有影看
鳴蟬從今藥石誰投我門內不聲失竝肩生芝善醫

野詠

露雨帶書聲夕夕秋媿向陶籬耽一醉曾從燕市問
三侯有懷應與君傾倒鸚鵡洲頭鸚鵡舟

十月初三日晤涓來於城寺與陳三小有熊大

次侯朱三菊廬家萬感兄限韻

平湖烟晚濕霜柑畱得清風佐虎談豈媿前人君第
一恰逢今夕月初三歌成白苧羣相向髮縱青絲總
不堪小有弱冠買酒祇消門內醉誰容吾醒獨無慙

登九真第一峰同范大仁夫戴二望廬朱三菊

廬秦四扶霞家叔青城弟介孫翼孫暨石淙

之純唯一奕僧共十二人少弟昌黎兒必果
與焉分正韻得麟字

寒沙一望暮雲昏誰是桃源誰是秦日暮山川隨野
馬天荒今古問西麟青衫索酒忘憂樂白眼逢場盡
主賓只此登臨兄弟好何曾夢想到車塵
同仁夫菊廬鮮民飲扶霞處憶涓來將至分韻

得棠字

紛紜那不付斜陽懷古樽前幾徜徉待雪騷除全種
柳惜花零落便栽棠

時菊廬向幼弟
念孫索海棠子

去年燕子巢泥

舊隔水人家簫鼓忙縱有五君今莫詠竹林原自許
王郎

湖上憶菊廬扶霞二子依正韻作

看滿名山但愛眠閒來強起步朝烟威儀除盡將無
可毀譽都忘近自然花落不沾牧馬地雲歸誤上打
魚船幾回半嶺聲同嘯搔首蘇門日已暝

督侍兒分種垂柳

寒山草結不知春爲愛流絲帶夜分鴻雁紛紛來北
地管絃漸漸過西鄰經年欲寄相思曲

時作書致異
又沂涓來

日同傳何許人笑我梅花空有約紅綾久已謝芳芬
初雪匹馬訪朱三秦四

路逢青鳥指亭南家在東鄰不是菴漠漠千山天欲
合瀟瀟一水霧初涵數從良友論晨夕畱得荒丘傲
子男門外朔風吹馬急歌殘夢醒酒微酣

高星垣侍郎爲大父同年友走書卜居山中詩

以答之

曾爲采芷思公子此日還山舊侍郎一隅驚鴻分楚
越千年走馬看玄黃但能火裏蓮猶在直取灰中芋

不妨杖履逍遙雲岫出莫因誤指卧龍岡

吳直指雪航走使來真山見召同王學使天錫

飲席間賦謝

十日觀風問子黎抗懷往事託燕齊經傳繁露天心
見身涉離騷香草迷古道威儀畱白簡布衣風雨到
青溪卽今孺子榻前待一飯情深贈一綈

同王季豹陳小有魏賞延宋又素諸子飲直指

署中聽雨遲王涓來未至

法堂深草不成苔學士金龜換酒回城郭未隨春水

去昨日立夏風雷遲與故人來何分
邛友同蓮社敢有客星入釣臺
雲樹那從聲影亂楚王宮殿晝長開

又

從君杖履過高軒車馬黃埃落眼前
不夜城邊新鎖鑰焉支山下杏芊眠
鐵肝自昔多千古金液傳來第二泉
莫怪仙人吹笛去紛紛雨送白雲還

五日集黃四赤子易五琴塘范大仁夫戴二望
廬宋二又素三弟翼孫同妓澹霞宴集望廬
倡題索和

含思對客舞方將依舊人同在漢陽江
上傳來存黍稷域中誰與問烝嘗託情小妓白
居易媿着深衣司馬光今日那容辭盡醉青谿曾
不負漁郎

學使天錫王公問予公車并道太宰百史陳公
見待意切詩以謝之

故苑相思花謝後伊人傳語筆來時關心自是稱三
友開口凄然有一辭數卷書殘兵火劫昨朝身許牧
童兒窮愁顏色年年改只恐重逢堂下疑

同年易琴塘門兄李飲和內弟偕行

難將頽放只重論亦有詩書付下陳幾事許爲寧作
我從今何敢漫繩人能容謔笑皆同氣微露顛狂任
僕嗔一路晨昏車馬錯莫看衰柳獨傷神

北徑元日

何事車塵逐往還纔來三日改新妍細將簡點從前
日只說浮沈又一年簫鼓畱人情自熱衣絲報母意
長懸不知我計身徒拙看向繁華獨黯然

武勝關遲同年丁大素石湯大侯菴夏三鐵雲

未至畱詩壁間

辛苦復來欹仄上黃塵吹盡髭毛斑每逢樵弋展聲
問因看峰巒雲影間笋觸危巖能自出梅依絕澗不
爭顏先驅非敢輕前約會許同行也度關

念魏大賞延病并檀山仙潛兩王子後來

未許身停到五更傷心同上小輿行瓶花入夢黃蒿
亂村酒驅人饑雀迎回首崎嶇應緩步還驚風雨助
愁聲前途浩浩堪誰藉山黑平衡虎正鳴

許昌道中感雪

流雁憑風接馬塵霜天欲怒草聲勻塗無拱揖朋情

東山前集 卷之一
恕水點鬚眉姬笑頻思寄音書垂永鑒恐將淚濕動
慈親行行難與多懷古塚上牛羊指後因

曉起過黃河書所見

驢背衝寒自計疎茫茫觸感不能除汴宮兒女畱編
戶鄭國風聲嘆古初鴻雁那容辭小鳥魴鱖仍轉泣
枯魚同舟各有懷來意夾岸長楊遶劒書

投座師北海孫夫子

曾坐帷中脉脉看自知骨相也應寒只因前有師恩
在不記重來行路難敝帚頻煩垂遠問圖書且喜發

奇觀浮生歲月忙閒事說盡繇人亦腐酸

又

人倫師友不輕看夫子門牆有歲寒在昔暗中摸索
得于今方外品題難嘯聲若和稽中散酒病能容陸
務觀似此年年乞米去狂歌也自掩神酸

劉念衡先生招飲卽用前韻

十五年前國士看再來息壤不會寒相期涑水長安
遠久失桃源蜀道難天上盈虛原不易人間得喪總
齊觀呼杯恕我粗豪在世味誰能辨苦酸

投百史陳公太宰

遠道相思問布衣驅車敢與昔年違
揮毫曾授白鵝帖擊楫同傳黃鵠磯
驚看隼勞頻啓事長分燈火下書幃
卷舒今古誰能任德重民生未忍歸

又

七載離情未忍陳登堂同是舊時身
晦明風雨三千里進退存亡十二人

辛巳歲主盟江漢間

金馬看君官作隱柴

車向我道能貧及今桃李盈前日尚有寒梅坐晚春

夜集四弟汶阜齋中同劉三文春步夏人淑見

訪韻卽寄振叔

田家信宿客相於風雨陰昏割曉初
此日應從長夜飲幾人容與絕交書
難消丘壑天然在漫付榮枯者除寄語
薜蘿室未遠鋤雲防帶有山蔬

壽漢川明府冀渭公年兄

絳氣朱駢自出塵蘇門帶嘯涉江岷
潤餘九里千家露花種三天二月春
敢在芳年談甲子喜逢初度是庚寅
登堂甕列瓊漿滿屬和墳篋義未淪
歸赴季弟念孫飲萬咸卽席限功字

興懷予季喜相同五日耽遊酒未空豈借題碑成有

道先中秘墓在左那堪獨醒學無功誰當末弩唯心醉伯不

前驅自首蓬厭厭欲垂湖上草風來好鳥啄山紅

內弟李房季以臘十三日婚廿三日二十初度

志賀

一月重歡十日全之名第五自翩翩于歸比玉稱初

日而字伊緡喜問年與汝諸姑執手笑及時春酒介

眉鮮是月十八日春誰無念亂君能敬斑綵高堂得竝肩

送陳三小有之任高涼偶簡正韻卽席爲別

共有名山約尚存天偏縱汝作勞人狂瀾夕發淩秋

岸落日西來照海門因亂立功卑不厭及時同患令

尤親莫嫌此去長安遠舊有才名識二陳乃兄白石舊與齊名

草店示飲和

與子馳驅西復東爲憐讒說累微躬三年一萬四千

里兩度孤身百劫中但使故吾無晚失羞言處士只

雷同獨悲雙鬢風吹急歸去皤然一老翁

夜坐步劒南韻

笑我咿唔三折肱悔將歲月逐寒燈幾因性僻難同

俗疑到生前竟是僧聊倚山林成土室誰爲耳目盡
於陵亭除積葉多高下看似荒坵意已冰

春日雨中同五弟杯湖過王三竹谿草堂分得

鵬字

驢兒騎過古橫隄陣陣東風入面低舍北芹泥粘紫
燕山南花雨濕黃鸝到門燈火香分案滿架圖書草
半畦只此尋常行酒社春光總不負清谿

和韻送樊八舅氏歸舅氏曾官淮安司理

曾聞南國憂羣小再誤前王遂及今遠別十年頻疾

首纔來幾日動歸心莫嫌麤糲周旋久況有高堂泣
語深圍坐悲涼聲漸急三更風雨助危吟

雨中憶弟杯湖北行

我居汝去淚沾巾風雨忙閒兩地身寒食孤村行路

客北牕午夢學仙人貧家已失千竿竹新曆翻添二

月薪

曆閏二月
與星家異

只此蕭蕭日影暮樽前短髮已如蓴

六弟宣止北上寄四兄萬咸五弟杯湖

幾年乞食到神京我亦憂心世網嬰今日頻來問夏

口每寓夏
口言別入門恰不負春明徐行知已成先後作客

爲憐小弟兄收拾桃花浮水出蘆溝橋下聽吹簫

喜僧墨林遠訪僧卽故人沈延陵子也因贈

吳越音書隔幾秋荒村何復遠相求春來好夢三更
失亂後高人二氏收似子自能雲作伴問年且喜月
如鉤長松綠影先垂衲籬下班荆憶舊遊

和王大涓來見懷韻答之

懷古亭前書數至遲君幾日鬢毛斑莫言往事輕浮
海大抵今人重買山顧我飢寒猶未給問農稼穡亦
多難近來觀水心初合碧到橋頭曲曲灣

臨行走筆別劉內文

春去落花風雨盡有君朝夕轉愁歸水深千尺流雲
濕月暗三更客夢違竟日忘言麋鹿伍高歌長醉鷗
鴟飛難堪此夜西陵怨霧隱前溪坐釣磯

宿槁木菴中

青山知我爲誰過之子還家思不禁去住無因唯愛
道鬚眉都盡獨何心兩三人在同羈鶴十五年前已

破琴

爲亡友易
子曦侯

今夜支牀風雨共每聞清磬一披襟

答徐子九明府

郊有滄葦澤有雲禹功近喜在斯文鳴絃久戢千鴻
羽買犢新歸萬圃耘曾許春風蘇睡草爲收霜鶴到
鷗羣當年況託金蘭譜四世分行誼自殷

房師孫澹如夫子死難以來每思築場不果頃
其孫以和遠訪山中賦此志感

含飴猶記十年初聞道潛然獨問予世變且經重避
地師門曾過幾廻車至今香瓣長依案擬徬水陵再
築廬信宿燈前君共語每聞家道自歎歔

況雨

有引

自春至清明六十日矣無日不雨雨間晴亦
無一日竟晴者內外之感戚戚然觸景而生
卒依正韻成詩二首題曰況雨

涉春淫霾入清明六十日來醉未曾鐘鼓依稀隔岸
失牛羊狼狽下山爭古人曾廢今年麥穉子欣傳明
日晴徙倚彈冠長引盼湘江夜夜問天夢

又

旦暮冥冥氣未平階前重足喜身輕千家紛有寒暄
事一室疊分風雨情天不矜莊天也老月更反覆月

哉生不知花落春吹急多少殘黃染柘青

樂府

臨高臺

臨高臺以南北風吹號日將殘鳳皇擇木下有深淵
獺逝我梁遊魚不敢前越人關弓怒挾雙丸獻壽君
王某傳遽之臣義不可安

戰城南

戰城南戍河上夜臺澆酒數白鏹天子命我城彼朔
方朔風吹駑馬狐狸晝行號北邙敵人將去我師且
至執從以爲媿人臣而懷貳出東門黠者歌樸者髡

海水羣飛火烈崑昔以死求侯侯者何比比今以侯
求死死者何爾爾既不在死而在侯縱得侯矣安肯
死

東門行

出東門虎豹當前莫可違鼯鼠翼之顛倒囊衣 一解

咄咄子陵羊裘未除芳餌之術子所識不者身其魚

二解

太公年八十逆施而倒行箕子陳洪範周節令

豈其當年祥在不可療之病卽不易責人以死豈易

授人以柄 三解 衆人何疎國士何親千古豫讓不必

賢不必聖屠狗起敬徐庶有母亦曰衆人 四解 我縱

有生苟有利乎曲旃素組皇天后土 五解 皇天后土

士可殺不可辱我則殺且不可越王飛來駕白龍出

應錄爲我逐兔與狐歸與歸與爲王前驅 六解

西門行

出西門且無憂適我初服笑兔沐猴 一解 幸有身牧

羊裏馬豈無古人我志不移嗟彼車塵 二解 厲乃斧

柯斷厲階者平原河橋屈刑餘之人下塞有博望侯

千金一馬 三解 阿瞞牀頭劍左右莫近視世無真名

士哀紹欲何爲讀漢書橫牛背往來誰與同志感秋

篇寄淮泗

四解

君不見甘陳矯節怒郅支易水擊筑

高漸離君不見甘陳矯筑怒郅支易水擊筑高漸離

五解

長安遠如日回首故園雲相逐避世牆東何用

深山窮谷九龍蜿蜒志不在祿陶徐之間其何能淑

六解

秋風

四海同羹沸人心奉至公昊天不能私災祲啓英雄
旌旗張大澤蟲賊混陸陸志士策勲名從君賦趾中

車馬羅門庭衣帶青紫紅前途待夕陽顧語餞秋風
秋風起兮蕭蕭動鼓鋒封侯自有期羞坐老山翁

釣竿

上有星嶽光下有江海聲聖人輕不出天地若爲爭
稷卨敦臣節湯武耻好名蕭王識耿弇不從更始征
諸葛誠大隱胡爲南陽耕上下數千年滔滔百感生
求臣何其難擇主何其明及時建大節相期渭水濱

鷄鳴

鷄鳴桃花渡樸人不敢入游子上長安氣勢自燿燿

士哀紹欲何爲讀漢書橫牛背往來誰與同志感秋
篇寄淮泗

四解

君不見甘陳矯節怒郅支易水擊筑

高漸離君不見甘陳矯筑怒郅支易水擊筑高漸離

五解

長安遠如日回首故園雲相逐避世牆東何用

深山窮谷九龍蜿蜒志不在祿陶徐之間其何能淑

六解

秋風

四海同羹沸人心奉至公昊天不能私災祲啓英雄
旌旗張大澤蟲賊混陸陸志士策勲名從君賦趾中

車馬羅門庭衣帶青紫紅前途待夕陽顧語餞秋風
秋風起兮蕭蕭動鼓鋒封侯自有期羞坐老山翁

釣竿

上有星嶽光下有江海聲聖人輕不出天地若爲爭
稷卨敦臣節湯武耻好名蕭王識耿弇不從更始征
諸葛誠大隱胡爲南陽耕上下數千年滔滔百感生
求臣何其難擇主何其明及時建大節相期渭水濱

鷄鳴

鷄鳴桃花渡樸人不敢入游子上長安氣勢自燿燿

黃金列滿堂珠璣侈千十廐有驕驍姿朋友仰周給
羞與言老氏閨芳深呼吸前有司馬郎天子與食邑
兄弟三五人分敕高拱揖朱紫何足重賴爾子孫蟄
鐘鼓懸在戶芙蓉散裳裊旁觀生顏色朝夕共宴集
池上雙鳳凰棲依碧桐急桐聲垂欲下聞之如有什
起看夾道柳飛葉亂堦級長楊應微風青者白者及
柳舞柔如絮楊長臨江泣同植泰山中歲寒無獨立

真山人前集

卷之二

漢陽李昌祚劔浦著

男必果孫咸有輯
必蟠西有

與易曦侯書

昨來與楚珍卜公諸兄弟同堂縱談一快事也歸卽
移寓孝介祠中獨卧後樓聽樓下人譚語總不足擾
我以此情慮閒適縱尋文章之外逆計平生所嗜如
司馬子長韓退之歐陽永叔朱晦翁王陽明唐應德
歸熙甫諸先輩文了不能憶一字大都古人獨豎旗
幟建營壘不顧時好能起衰易俗者彼其胸中必不

畜一字以自累者也直情白意觀天地之自然萬物之以息相吹與夫古今洞悟玄微之學人侗儻自負立言以傳後世之才文章無一不備而委巷粗學白首濡毫以鮮成者蓋自初受句讀蒙率成習耽於苟安希章句訓詁之華足以欺世而炫鬻積之二三十年塵土數斛墳築胸臆當其握筆申楮割襃舊所揣摩強記之陳言幸一當以免勤勞譬則書卷其傀儡也吾鋪績而用之陳設于前以誘人喜似提掇其線者卽運動儼然似人然而皆木偶也直戲之耳此豈

學道輔經籍大丈夫之所爲哉夫學以爲己爲本爲己以存心爲本存心以晝夜無息爲用考鄒魯之聖賢克己復禮無終食之間而有違焉外生死齊得喪辨陰陽人鬼之所以幽顯察皇帝王霸之所以升降紀秦漢魏晉之及六朝唐五代之洎宋元以至本朝詳其開創中興之大節目以攬其用兵之奇慕古之忠孝貞廉何以蹈之若性悲後之貪淫奸叛何以代益險而險益不可禦于是因夫世以尚論之貪淫奸叛如此其多幾幾潰天地之防而放于濫也自有一

二忠孝貞廉之人捐性命守歲月萬死一生以與之敵或託之醫卜或託之酒或託之盲瞽或託之浮屠老子之弟子或託之乞食顛狂或漁獵于高山大川嗚呼吾觀古今之變如烟雲霆電之閃幻憫賢人之勞苦如肩尋丈之石奔走幾千萬里而不可息也如挽大賈之舟中流泝裂風毒浪而舵欲折也抑何其憊也要不過學道輔經籍以畢其大丈夫之事而不得不託之于文章此其任亦重矣道亦遠矣可曰吾熟讀左國史記西漢書一文之成補綴割裂其現語

謂優孟真叔敖也士而甘爲優孟詎謂非大辱哉僕與先生進而務其本本立則道大道大則憂遠憂遠則藏密藏密則言慎苟其無文苟其文之而告無罪于鄒魯可也是則余之存心而無終食之有違之爲亟哉嗚呼朝夕燕比之皆庸猥也毀譽悲喜之不皆急務也且有易奪難慰人意之人欲以中移焉恐余所謂塵土數斛不在童而習之章句而在夢泡幻影聚沫之結習也望先生之刻責我而益以自勵焉以無負海內交遊之望名教幸甚

寄黃赤子書

弟別兄之日至今皆憂患之日也弟兩具手書不能
悉至今念之自不復記憶其憂患可知已嗣于魏使
辱手教授以中庸之旨弟思藉范文正與張橫渠語
互相發明時感邊事憂患復作不能成就其說及遲
數日草將就而子晉舟行矣廼于重九後又得兄書
兄之勉弟者更有進而弟之所欲商于左右者皆兄
自言之弟雖欲重累其辭諒無如兄之爲弟謀者故
經月不決但思士君子立身大端在乎進退而經世

莫先乎明時致君莫大乎諒已堯舜禹湯文武之時
不經世者巢父許繇務光伯夷輩經世者皋夔高契
伊尹周公也不經世者爲其易經世者爲其難矣逮
至諸國紛爭司馬氏聞孔明出廬卽發長嘆孔明豈
非扶亂之一人哉而後世未嘗不謂司馬之賢于孔
明也是經世者爲其難不經世者又爲其極難矣且
當時未傳皋夔諸人之強巢許輩仕也已能爲其易
斯爲其易能爲其難斯爲其難矣亦未傳孔明之必
與司馬氏偕隱也已能爲其難斯爲其難能爲其極

難斯爲其極難矣此明時諒已之大較也今之時何
時乎弟自念束髮受書于古人事業頗有所見嚮使
任一官效一郡一縣之能未嘗無可觀及與之上下
千古窮吾儒性命之理實有未窺處姑言其狎禮樂
之名數陰陽土地方藥之書其所難通抑較甚于一
郡一縣之事乎此又進退難易之大較矣唯是弟近
遷居湖濱百里之外盡爲賊窟不測之耗旦晚頻至
諸父昆弟旣奉大父廬守先塚而老母以寡居多病
之身豈堪竄走道中弟將歸玉山藍水間潛深伏與

以娛其親仁兄但爲弟考卜之并告同人曰李子之
願止此俾弟得早奉老母脫此憂患弟宜如何報耶
端此遣候幸爲我圖之兄并進我龍砂寺上相見再
悉所未盡

上張靜涵先生書

竊惟公之功名道德古傳記所稱名世者也方公初
入楚督漕時某方弱冠家大父率某來謁公公畱某
卧舟中懽容以待某不自知其過而捫蝨相向公若
縱之舉對色喜越明日風帆下赤壁矣公與談兩日
始別去再入楚懽然倍昔回憶十年間事如昨日耳
而公之位列公輔近且兼漢之朱穆晉之張華而幾
過之今之海內田夫里婦牧豎兒童莫不識記公之
名氏爵里而共指曰大司徒張公當代一人也雖千

載而下及觀公鐘鼎所載竹帛所書猶將論其世想見其人願爲之執鞭焉而況于某常辱年譜世及之愛者顧偃仰于漢江之間潛谷之側而不亟自匍匐致問以布此契濶者何哉蓋亦有說某於吾楚寇亂以來間窺朝廷重臣之提戈而至者莫不沿冒虛名絕無實効徒抱杞人之憂非一日矣壬午倖登賢書聊以申先君賁志而沒之願以樂堂上中塗聞警卽趨南還焚引北向而拜益無復用世想況當天崩地裂昨傳三月十九日事若此其不可問耶嗚呼痛哉

大行何如主而固使之至此猶謂非臣子之罪可乎抑某有疑焉者十九之變神人之所共憤敷天以下聞者人人思躍馬利刃捐軀直前誓不與賊俱生如不可旦夕待而數月來道路惶然翻有所失退而形諸嘆息豈三百年教養之恩未深殉國之大義尚有未盡暴白于人者歟公必有以思其故也南中旣立監國天下無賢不肖俱輻輳而來矣正人君子夙以氣節表見如某某者聞盡罷斥其脫難而來辱其身不忘其君者當寬其罪而責其功以自贖乃竟以黨

誅塞其來歸之路及問之中臺中臺私人也問之諫官諫官私人也問之司馬中丞司馬中丞私人也乘傳而馳驅皇皇以求者向不知有幾卽在極治之日當知其必亂固在極亂之日而有此將何以爲救敗乎吾恐我公司直如朱穆決勝如張華未嘗非一陽困於衆陰知命者猶不立乎巖牆也公抑嘗熟察神廟國本之議乎變而爲紅丸挺擊移宮以延及于丙寅丁卯之間此禍更烈誰烈之也頃不痛燎原之害無已而汲井導泉以滅之乃相與迎祝融狂走一國

之人而聽命焉執不致火炎地赤不止嗚呼人亦將何樂而爲此哉且驕兵悍將側目而視朝廷之舉動萬一正大之舉倒授此輩以名吾更不知何以應之耿弇初見蕭王之言非其明鑒耶唯公身繫天下之安危而心同天下之憂喜祈早圖之天下幸甚餘情耿耿不盡

候座師孫北海夫子書

門生某謹狀孫夫子閣下吾夫子今之李元禮歐陽
永叔也某於古人無能似叨列門弟子百七人之中
知己之感已不自勝夫子乃于至公堂曉唱之時舉
手相賀謂本房師曰知李生之名久矣今始得之此
其意又豈僅僅過于尋常師弟之誼哉回憶雨中別
於楚城無幾何時而崩折之禍遂至此不可測也嗚
乎尚忍言哉尚忍言哉江長四先生來卽道出彰義
門日夫子特與執手以某輩爲託及讀夫子與馬密

菴書復於某三致意焉夫子於某固何爲其拳拳無已也者吾夫子之不忘某某自知之矣闖逆之變吾夫子致身者再至不得已而請仍舊銜殺賊見志夫莫某若矣特某自受知以來歷觀大江以南風氣日非癸未元日已焚引還山求依寡母膝下且祖年八十弄飴之情尤篤縱有妄想勢無人理此身旣廢卽欲日受夫子之鞭策不可得也夫子異日有意于嶽山漢水之間某或得以布襪青鞋從之遊乎雖然歲

月遷流一身無主進退出入一聽平時何敢以身累生我者至此翻覺有展轉不能自定之情恐亦非吾夫子不能知某也登龍門攝六一之堂極觀論史之書當在此日未可知耳頃因鴻便聊以爲對不盡之意可勝於邑謹狀

嘉靖四大家文選序

儒者生數千歲之後縱觀古今文士其于文章之道
擯不好者讎而攻之儼若敵國苟所嗜慕捐寢食以
學焉相與衡論追摹而必不可解於其懷甚矣文章
之篤于天叙也然攻戰之毒亦未有烈于文章儒者
復以藝賤之相擊至于決放而不可止余竊嘆聚天
下聰明材辯之雄致命遂志以從事於此而復挾一
萬世之名以開其必爭之勢宜古今幽奇猛鷲之材
皆俯首受役於文章而終不能返也抑以爭治爭道

真山先生集 卷之二
不可禦泛觀天下之奔走而塗說者屢矣余不揣與
雲田李子取嘉靖四先生之文選而行之其正告天
下曰道有不得不由于此者無爭可也力爭可也先
是仁廟手敕歐公藁賜楊文貞以鄉人相慰勉蓋文
章之統自上丕顯矣遵巖王公晚式歐會同時與荆
川唐公以經術相雄長鹿門茅公稍後起推尊荆川
往復論源流特辯荆川故嗜新建學往往發揚理道
助其高深一時晉江武進喜與新建之弟子遊歸安
更亟稱新建古文辭取冠一代上續廬陵以是三先

生規矩唐宋進於濂洛亦其時會爲之也震川歸公
暮年釋褐表章考亭所論上下繫易象并洪範尚書
古今文斤斤闕疑殆於志存羽翼矣自司馬子長至
今文章醇淑灑逸之體爲之一正嘉靖間號曰中興
于斯爲盛乃復有以中興屬七子者維時濟南太倉
火攻晉江武進特銳歸安享耄壽攻稍遜太倉晚始
服膺崑山又以知道有不得不由于此者其始雖儼
若敵國後乃悔其偏師也近百年所大雅蕪萎諸所
稱佼佼猶居濟南太倉下顧安能族召幽奇猛鷲之

材負趨一塗而偕升於大道哉曩余憂文章之不振
吾友黃敬淪數稱東鄉溧陽勤勤以四先生爲範余
每與二公操論輒嘆爲知言見余所作某篇則舉史
漢唐宋諸大家相衡論追摹變化而出微有議於東
鄉謂其有意摹擬忘廬陵之規臨川也聞余與雲田
莊志邁四先生文爲喜不寐者十晝夜余與雲田距
敬淪居越二百里外歲月書問委婉不忘文章所謂
篤于天叙蓋將親見之矣獨文人相攻自古所悼頃
輯四先生文以告同志亦曰道固不得不由于此苟

有絲粟攻擊挾名之意則四先生之所必怒也後之
人其讐而攻之也無已矣雲田曰子誠中虛而詞慎
豈獨論文當如是哉

豈謂備文當破其始
人其警而文之也
亦然果其學非谷之
意則四米生之謂
也

史景序

我友敬矣讒言其興詩人教予哉予以祖老母寡決
志入山督率耕牛種秫稊爲侍養計乃以虛名獲臯
且至再轉爲堂上憂自此願爲之事安得不止卽不
願爲之事又安得竟不爲乎幸泛宅以來論交益寬
仁人長者時時恤予且解予困然知予顛者每縱予
顛以張廷尉自處世固不免以爲王生過噫何甚也
梁伯鸞爲四皓以下二十四人作頌聊寫已意可以
告當時而無臯今予雖不敢妄附古人固未嘗使人

莫可學開卷節取習見習聞小景子正復爾爾無作
千奇百怪想仁人長者知必有爲予告者矣語曰童
子弄景不知爲景所弄予其有童之心也夫

謝應侯夕嵐草合刻序

客有感時事者曰治天下者存乎始始事之不善後
人固無如何也余嘿不能應詩曰誰爲厲階至今爲
梗其此意歟抑余則有說治亂盛衰繫乎其運者也
正邪誠僞生乎其心者也繫乎運者一治一亂一盛
一衰生乎心者欲治則治欲亂則亂欲盛衰則盛衰
辨之正邪誠僞之間而已舜禹豈以始事罪四凶武
周豈以始事咎獨夫哉天下事惟聖人當之有成而
無敗賢豪君子日以救敗爲心者也憂形於色不知

所出者則循環於敗之之中而不自奮矣故當其治也盛也患在無憂世之人亂也衰也患在託爲憂世之人託爲憂世者慷慨陳論飾人聽聞真能憂世者有其言必其言之卽可見於行言之未見於行必其行之先有深乎言之之旨其處世也訥訥然若不出諸口而其發爲文章皆足以抒中之所素具若吾黨謝子應侯豈非其任此者歟應侯博洽古今流覽天人時勢之變非朝伊夕矣海內景行芳名者二十年與余定交者亦十年天下治亂盛衰之故無日去諸

懷而固未嘗以治亂盛衰之論嘒嘒於賢豪君子之前應侯之生于其心者可知也今內外交訌流矢盈場有心當世之士困于公車不得通余不才充數其間雖不敢徒託爲憂時之人而分賤年少不足來當世之垂問窮多助寡復不能發在已之勤思應侯乃寓處一室積日月以窮聖人之理用其有餘治爲文章夫所謂深乎言之之旨與言之之卽可行也豈其微哉昔東山破賊譚棋不輟天下安知其憂形于色而後世仰之以爲救敗之人斯非應侯之家法乎余將

以應侯之文謝客之感時事者

璩其翼制義序

今人之才自以爲與古人奚若也一代之才聚於一代之制唐以詩元以詞往事可鑒矣今日之經義斷未有不傳者經義之制昉乎宋末而更張之依乎聖賢發爲文章作者之心言者之旨累黍不合則其人之回遘矯情天下得而見之至謂絳灌之文不能冒爲游夏盜跖之辭未可和於顏孟猶其甥焉者耳然又有說詩詞取士之前未嘗無詩詞也唯經義初用之且其中疾徐虛實主賓離合之微有一不備古人

之法則其言蕭然矣以剏立之體而求兼衆具之長孰謂一代人才之所聚竟泯滅而無聞乎余恒怪憂時者執論過激悼時事之日非咎飭說之徒繁以爲內外交訁文章之士起行不足此其義未嘗不正但以是而遂謂文章之不足以傳也文章豈任過歟卽于忠肅王文成兩先生固不在文章外文與人合其人傳也其文亦傳也文與人分其文傳也其人不傳也顧問其爲文何如耳或曰白刃在前流矢盈場楮墨未溫禍患重嬰將奈何是殆不然靈武以還未嘗

廢詩大德而後豈曰無詞今何至棄經義若敝屣耶宋卽南渡亦能弱而能存識者方謂元祐諸人明學正道流澤在人朝廷以聖賢四部書收文章無窮之用安知輔世命佐不更有忠肅文成出而圖吾君者哉之新城乃得璩子其翼慨然語余曰士君子出處有關名教吾不敢由他途以進何得以人生有限精神驕語于功令以外也是則又進予一籌矣至其翼之文亦經亦史洋洋灑灑世固皆見之余不言言其志以見兩人之同其翼名培爲家大父江闡所拔第

八人云

熊鍾陵臨場稿序

余與鍾陵熊子稱兄弟交於今二十年矣其初識則在兒時操觚于父師之側父師引譽交勵兩人胸中遂各脉脉不能去鍾陵少余一歲補博士弟子員先余三歲是時鍾陵甫十歲云偉岸自命之氣從風雨寒暑間窺之余何敢望項背也嗣兩人前後丁先君子變丙子闈試鍾陵與余不與其望鍾陵如余與者癸酉壬午余與鍾陵不與鍾陵亦如是望余至長與爲婚姻致語曰兩人之交無待此者爲此以固後人

耳二十年内或極飲大醉歌吟笑呼或中夜起語持
踵而泣幾爲旁人所不解余固不自知其何以至是
又安知鍾陵之何以至是哉鍾陵爲巨族孝廉子余
不肖託庇父祖後一二少年始多忌之形影歔歔唯
鍾陵與余耳嗟乎余誠不足言唯以鍾陵之才千人
自廢而復養氣潛志于古作者之林其發爲文詞鬯
於理而通於事宇內好學有識之士莫不奉尺書修
脯帛就執問于鍾陵而有司遲其遇無以解于世俗
庸人之惑抑又何也上有求治之君下鮮求治之臣

壅蔽之爲世患也久矣文章者羽翼六經者也豈能
鬱鬱不見于世而使佔畢帖括竟爲不靈之物乎哉
今鍾陵遇矣退之曰根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
曄言內得之深也子休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
翼也無力言內得之自外著也夫誠內得於已外著
於人然則鍾陵今日之遇不知者以爲非常之報而
實中之所蓄積者深鍾陵卽欲韜光歛跡以自同於
枯槁寂寞之爲亦不可得也今之驚詫辟易於鍾陵
之遇而後以爲鍾陵之文浩乎其不可及也出之有

素而藏之已久吾又知鍾陵必戚戚然起而謝之矣
鍾陵所著制義不下數千至散之坊刻者百餘首盡
失于兵燹中梓人知余與鍾陵之交也以余秘有副
本噫余於此成廢放人矣鍾陵近有臨場數藝皆友
人陳溧陽所手訂寄予者因付之遂不辭而爲之序

范李二子合刻序

里中先後執牛耳以文會於壇坫之上將二十年予
固陋不足道范子仁夫李子雲田固吾黨之英而海
內所共推爲雄長拜下風者也與予逖有內兄弟誼
以是喪亂之餘仁夫贅予家而予去雲田之居亦僅
三里許俯仰感慨吟咏嘯歌之間聲復相聞也二子
喜作制舉文歲暮合擇其文二十餘首俱以歸予序
而行之予因嘆文之爲道誠深而制舉之體則降矣
櫛字對句歷爲成格使其才不得盡學不得加此制

舉之體也於古爲遠然古之爲文不一自銘器賦物
聘好贈處答問辨說之所撰述與夫陳謨矢訓作命
敷誥施於郊廟朝廷之用以及託興蟲鳥極命草木
之微皆可以道其中之所欲言而千歲之久生人之
多專其所長以自名其家者其間止十數人及於今
當時所尚執政所收卽其一日制舉之所得依理修
辭以發明先聖賢立言之旨間輒追乎前人蓋其道
之深者藏于天地之內動於人心感於氣運雖爲成
格所守章句所束而疾徐疏密抑揚虛實又未嘗不

與深者合嗚乎是亦難言也已以文若此十數人挾
其才與學窮日月殫精力以彰於後世者茲乃於櫛
字對句之中若或遇之此文之道所以爲深而其體
亦不得不謂之稍降也予生當斯世徒自廢棄日思
逃乎成格章句之外進擬前人而不得因反覆時人
風雨寒暑下帷揣摩并得失欣戚之作未盡與深者
合如毘陵歸安震澤所傳豈其流于天地原未嘗息
其動於人心而感於運氣者則有不幸而遭逢微言
將絕之日耶予向浮家江右曾舉語千子士業纍欬

不已歸與諸子商之以交相勸規期登乎古作者之
堂意或有成焉則文章一道庶賴斯人以共存今卽
于二子合刻讀之二子久爲海內指名而不克大用
乃益其力於此歛其氣於疾徐疏密抑揚虛實而寤
寐以求其當世縱有負雲吻霧喻虎嘯鸞攫之姿號
召藝林者二子夷然不屑也予旣重其同志而竊喜
其有合於道向所纍歛一旦得見其人而又出予婚
姻盟好之交悼此道不明而特有藉于斯人也將以
其體申言之制舉之與撰述諸體異李杜韓柳且不

相兼一其事始成其業二子倘不疑予言也卽其制
舉以次考夫古人所以彰于後世者而勤思致詳於
其中不數年知當取效于天下予亦自不爲二子疑
也予於兩者俱無能者也尚不自安尾頓猥劣振背
而起以倖其一得若二子之才之學吾何能極其所
至哉然予又以怪二子之不大用于時而徒以其文
見也

王天錫詩序

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史氏之書也據事直陳無聲律舉以續詩則何昉乎何以後之爲詩者代有文人而史不少概見蓋詩亡非無詩也春秋非續詩之文續詩之義也義不盡則其志不明孔子曰志在斯可矣不然匹夫匹婦亦有其志焉耳不能使金石之聲闕於戶而行歌贈答之情卒嗇於中況夫上焉者所謂觀世旣深權輿在我者也唐時人莫不能爲詩獨李白元結杜甫王維白居易爲之最或以酒或以書

或以民事或負薪採橡栗自給不爲怨或使老嫗皆能達其意豈其才固有所待而喜怒奮感憂戚愉佚窮通悲恨思慕無聊不平積之已久非於是焉則詩之志隱流覽今古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夫婦人倫之大鳥獸草木昆蟲之細日星風雨河嶽火金木土血戰遷移天地物理之變可解不可解一發之于詩故讀五子之詩論五子之世如見其人較其行事三代以下春秋縱不可復猶賴當日之賢者旌善罰惡於一唱三嘆之中時執迭更而六經相爲救今天錫王

先生之詩于五子何如哉有五子之志而又挾五子之才吾安見其不爲五子也抑爲詩有道卜子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詩之不可以教天下萬世者聖人損之勿使竝進朱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人之欲也其所以論天人動靜者尤詳切今先生從事伊維之學有年謁念臺夫子之門而躬承之近復執禮于家大父不徒以世講之儀進焉是于天人動靜必有所得而于天下萬世亦必有所見乃發憤而有作得無無窮之思乎然吾聞之事二

氏者有云如鐘鐘然如鐘鼓然此或別有說先生問
下士多爲予言先生兼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王涓來詩序

黃州屬吾楚人文地余少讀書外王父家誤以時名
爲同人齒王子涓來之尊甫太史公每號召余王子
年纔十歲餘下筆娓娓千言余固篤愛王子不解王
子何以墨瀋酒闌星晚花底間時時獨顧余似不欲
以時名重誤之其後壬午與余同舉于郭孫兩夫子
之門王子得而復失曉揭兩夫子爲失者惜加于得
者喜一等王子則亦不以得失介于心往還造請余
亦握手分席因與之論性命經術之事矣嗚呼此何

時哉未幾而國破家危某自分于人倫之道未致毫
髮退而躬耕于野距黃三百里音問罕至余又不解
王子亦復棄余今余以丙戌之禍不敢竟匿山中偶
于二三故人前作索酒潯陽狀大醉於市王子乃爲
知己者出於時黃州讀書友朱三菊廬毅然念舊聞
道訪余與王子相與爲三人班荆而談王子顧余曰
向有負子者言子於某某不察茲且負某矣幸吾子
之不以離合間也嗚呼此何時哉合而離離而復合
合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與子屬此天也非人力

也太史公於今以身殉國朱三以諸生著述終其志
王子溫然爲君子有詩文數卷傳詠於時唯某也學
不加長文不益工顧惟未老耳弔太史之遺事對朱
三言與王子相見未嘗不爽然失泚然汗下也王子
有母茹苦幼弟喃喃依大父母膝下操心慮患與余
遇無不同獨太史之死爲一時所譁邑之仇家少年
莫不思逞於王子王子雖欲不委蛇於外其執不可
得已也王子近數過漢上過必數以詩請余余放廢
山水樂與人爲善之心尚未一日忘然所交日廣取

友之途自日寬安可謂後無更有負余者言余于王子王子其尚察乎否也王子屬余序余故云

感言序

余退居先隴十年矣至城百里猶若旅食當時鉅公名卿或不棄予予亦未能數數來也郡伯傅公夢築先生乃有意于枯槁自立之人以詩問余余受而讀之我公立言之旨其所以足已而應物者亦何無窮也三百篇皆以爲昔人發憤所作故後之不得志于時者多寓言于詩以宣其慷慨不平之思而其所謂不得志者又非僅僅貧賤之故才不足見于世而阻于貧賤宜也何不平焉才可以見于世賤且貧焉其

有不平宜也言之所發重有所觸烟雲水石鳥獸蟲
魚草木之見者皆不樂之遇寫而爲詩皆嘆息之聲
是其人於中雖未宏而亦其情之所不免歟若公具
殊世之才生長于大梁人文之藪從太公宦游于龍
蓋鹿溪之間左納言夢禎先生公之介弟也與余族
兄同雋南宮又與余先後受知于孫夫子之門爲余
言公學甚詳則士之起糠糲奮蓬藿固陋鄙榛而崛
興者非公儔也且以百里起家累官二千石旣尊顯
矣乃於詩日感言何也豈其惡視夫名家世族漸染

華靡亡其用于世者而魁傑岸異之氣時有出于性
生者耶將其位之所及不足以展其才之有餘放志
于事物之外以自解其鬱而忘其憤也境之所過身
世之所交不必問其才與位之或當或不當而人心
風俗固有見于事物之中而不知涕之隕也果若此
詩可以怨矣其所爲詩復約于禮而不迫優于興而
不迂使人獨見其忠厚和平之義抑公之俯仰嘯歌
由由乎不自禁者別有在乎不然有動于中而隨著
于聲音句律之微憂患之意非唯無之乃若相違也

此豈心與手有異哉嗟乎今之謂能詩文者撫爲聲
輓以相誇比已耳都佚樂而宴媮處困抑而悴瘠公
獨上下今古畜其氣苦其思以託于烟雲水石鳥獸
蟲魚草木之趣極其陶冶雕鏤之力以與貧賤之士
爭其尺寸如恐不及是其心必非富貴尊顯之所能
圍覽懷流連若有所積決焉而通于此也孰謂公之
心竟無所感雖其詩詞得之性情者忠厚和平蓋其
志之所存者深矣余不揣因序以發之未知有當于
公之詩否也公守吾郡三年旦晚以建牙行倘不謬

余言請以合輿人之歌而贅其後

賀王天錫移任東越憲副序

今督學使王公天錫先生以氣節文章爲海內賢士大夫所推重于茲將三十年某不揣曾從吾師北海吾友子文秋岳百史子一中涵阮仙諸君子游知有先生後先生與余從兄同舉進士先生之父太守公會與余大父同舉卓異有累世誼知有先生先生來楚督學躬行名教已非習禮多文之徒飾聽聞其與人也外弘而內毅數與余接而後定交引之几杖臯比之側談理析義凜若霜雪偶有一得無不受有一

失無不誠流言或至先生必變色而察之不以余爲
不肖余于先生蓋在師友之間也以是尊卑之間隔
不敢行道義之契合不敢忘故獨稱先生云先生頃
持憲節東越矣某雖賤其能已于言余嘗論之矣天
駟之驥朝秣越而夕刷燕其用良也攸飛之用湛盧
水以斷蛟蜃而陸以剗犀兕急欲悉其材也先生固
何啻爲楚耑爲某一人一家而遂以淺說進天下之
所求于賢者至大而不辭不均勞之名賢者之所以
答天者至厚而不有自護其才之心是故有志當時

者不擇名不擇地澄之而不清撓之而不濁處乎繁
劇嫌疑之時行其委蛇貞固之節爲造物培生人之
機續孔孟未絕之靈此豈介介然潔一已遺萬物以
爲尊者哉如以等夷之觀恒人之識責之是措石玉
間匹鳳鳥以雀鷄也亦惑之甚矣雖然賢者則以是
爲憂方大焉何也吾儒以渾涵包并爲量一鄉之愿
得以竊其餘甚至狂夫瑣士意之所及以爲學固無
可無不可也卽其守能自全而才有未周勞有未堪
乃廢焉而阻于道又不然事執所極天下能有益于

賢者賢者亦不得不聽天之所以處我而小不成或竟不成因使枯槁寂寞之人旁觀吹索亦得以其成不成爲功罪其何以謝天下後世之望以無負所生也先生居恒語某者深矣其見于學政楚之人其信之矣行之一方者自應措之天下得之一心者自可施之無窮楚人喜越人悲君子不忍也一人祝萬人祝其廣狹自辨也且抑知甬東會稽所待于賢者甚亟亟乎考其往事在漢則有若鄭巨君在宋則有若沈叔晦杜士昌在元則有若楊廉夫諸人至我陽明

夫子大倡其教爲周元公後一人嗣得念臺先生承其學今俱不可問長夜之懼先生可以興矣近其居習其儀容當有大異于傳聞者可訪而致也況其祀典與其子孫恐亦有淪落湮沒者歟先生爲陽明後人曾受業念臺之門安能無意于其間哉先生行矣行且躋崇據要用其道于天下後世又豈一甬東會稽而已也先生行矣大父聞是言也呼某曰子之言庶有當于先生之志也其命少孫書之以志今日少孫名昌祺卽祚之母弟爲先生拔貢生

壽王天錫學使序

代大父作

八十老人言念往事輒殷殷然不能去諸懷乙丙之際國有曹節侯覽之變余身在患難憂折中垂今二十餘年每有所夢猶能彷彿當日共事者之勞瘁形容也上谷王公貴一與余同客正其時嘗低徊其人後官太守卒未竟其用以爲施必于其子今士大夫咸知有天錫先生矣先生方來楚已從他氏知余長孫昌祚昌祚適有戒心先生進與語不以爲非嘉其有許子將孟少孤之風焉因訊余所在乃過訪于九

真峰前問道于余道以外兩人自無可私語者余亦不欲言貴一公同咨時事以動仁人孝子之思及先生試士暗中摸索拔余少子孤孫高等三孫昌祺且與明經選跡其知遇亦易之同心詩之豈弟也乃更歷歲月先生慨然執昌祚手期以同志出其四子齎玉帛殂弟子禮噫豈無他人唯子之好抑古人縞帶金石之交不衰歟求之三代以下亦云僅矣先生于今三載告成是月爲先生懸弧辰余將走祚祺祝于庭余把筆何敢飾以辭余與貴一公論交何日頃先

生所以待吾孫子者復何等也先生秉道者也其所懷來漸矣出領文衡風俗人心轉移在毫忽間鼓宮而宮應不後時得其族者醴泉朱草失其羣者枉星流矢觀化自我疇曰執不可爲卽以制義論楚人文淵藪按圖而求如下材木弋鴻驚不可以名但偶旅曲步示以坦坦猶病跛焉跂閭而語日撻于市則弗能易矣先生始姑與之遇而究奪其所趨向之背馳者不煩比戶未幾而喻于大道是何也丈夫耻修名之不立進退取與各有寄託命者萬物之所共受而

權者聖人之所不廢也何事離斯二者唯不盡性言
命者遂及氣數唯不反經言權者卽爲機術有識之
士相與嘆江河之日下砥行勵俗之無人豈無謂哉
安危升降之故如烟雲霆電之閃幻不可測任氣數
機術之所至則必聽氣數機術之顛倒愚弄而不敢
與之違將曰有待焉有待焉而隨之往者已不可追
矣矧事定而性命經權原自有不易者在也先生之
教本諸身以風示諸生寧尚有反唇而議倘逸不循
者乎先生近以兩試竣益杜門靜觀託之浮屠老氏

之弟子往返辯答諸生有以學請者危坐而談賢者
固不可測若謂二氏之學與吾儒異而必欲同之二
氏之學與吾儒同而必欲異之俱不可以入道不足
以知先生矣先生會有問于余而又與昌祚有友道
少子孤孫有師道余又安能終隱貴一公同容之義
而徒馳譽嶽生以同都人士之頌祚祺進而請曰今
日者幸託先生門內矣則凡李氏士大夫先生皆可
以友道師道及之當并書

少子承家而能盡余之志者貴也
以映光矣矣主會育問于余而又與昌
月之學與吾肅同而必為異之身不
固不可與若肅二月之學與吾肅異
之策于其致辭答肅主育以學肅皆
武坐而端翼皆

壽彭太君史夫人六十序

代大父作

余嘗以文章求天下士與其一得兩兒早棄孤孫昌
祚成吾志與海內諸君子游甲戌之秋金壇蔣楚珍
來與之讀書別業因採當世名賢知有彭子旦兮昌
祚為余言嗣以周介生書告余益知旦兮之為人也
後辛巳陳百史與昌祚定交于黃鵠磯又悉旦兮尊
甫天錫公之為人不屑為貴介統綺之習出入風雅
復能教其子以勉于學百史與旦兮為溧陽人固能
知旦兮之家而介生楚珍言之縷縷不絕者旦兮之

母夫人卽金壇史企愚先生之女也彭氏之源長矣
昌祚數以未見旦兮爲恨壬午同舉于鄉會國亂亦
復阻今年旦兮浮江而上過余家昌祚乃獲與抗手
爲歡且出陳伯磯書勤勤道旦兮之亦有意于昌祚
也離合初終久暫之故在常情中者二子若惻惻然
反不欲形諸外矣旦兮因請于余曰明年吾母六十
誕辰行將歸願得一言爲壽余雖退居深山幾二十
年然知旦兮家世久誼何能辭以陰陽之數推之弗
祿純嘏之萃于女子爲尤難今夫人以企愚先生爲

之父天錫公爲之夫旦兮爲之子一身而備人事之
全固何煩祈天永命之說而余竊有感焉者夫人貴
而能貧勤而不以爲勞憂患而有以自全相夫訓子
之道諸君子皆能言之余知夫人所見順逆苦樂變
故不可測之事多矣旦兮十數年來寄跡名山大川
之間遡洄遡游以自寫其不平之懷其所歷天下京
國園陵古帝王發跡大都之會有幾其所交四方賢
公卿大夫名人才士有幾遁世長往懷道蘊術之士
有幾生長盛世致君子道立功名于鐘鼎以垂不朽

者有幾以權勢相傾軋凌轢震厲驚動天下者其時
有幾或不幸而身際危亂慷慨赴義又或託其名于
醫卜耕漁樵獵傭肆之微者其合于道有幾不然而
限于其地其時其事甚困于顛沛險阻之無可如何
而展轉畱其身于父母之前者又有幾且今待用之
身也或進或退或遠或近歸而問諸母唯其所命是
養志也壽親莫大乎是也區區如無疆之祝又何足
遽爲夫人祝乎是爲序

書名			
版別	冊數	4	紙
議價	25.	議價章	年
編號	17	字第	372 号

北京市圖書業同業公會印制

